

用心用情承续端午文化根脉

徐剑锋

6月15日,中医师在指导小朋友制作中药香囊。当日,大观区荣升社区联合大观区青囊中医工作室,开展“传承千年点染童心”端午主题活动。活动现场,中医师带领小朋友动手制作各式香囊,同时讲解端午传统习俗,让孩子们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,感受传统文化魅力,喜迎端午佳节。

(《安庆晚报》6月16日)

这个端午节,包粽子、绣香包、赛龙舟、办网络诗会等民俗活动在安庆精彩上演,让人们在品味粽香之外,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节日丰厚的文化内涵。

一个基本共识是,端午节既要有粽子味,也要有文化味。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,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,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,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。”端午节是一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重要节日,赛龙舟、戴香囊、插艾蒿、喝雄黄酒等都是传统文化的积淀,纪念屈原说、纪念伍子胥说、纪念孝女曹娥说等民间故事延续千年,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,坚守其“根”、突出其“神”、抓住其“形”,在厚植家国情怀、传承历史经典的同时,注入更多时代活力、时尚元素,让端午文化精髓浸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田,成为传统节日最厚重的底色。

纵观今年安庆的端午文化活动,既有非遗展演、民俗技艺展示,也有专题展览,还有书香粽情阅读

比赛、亲子共读活动……这些活动突出民间性、生活性和参与性,因此越来越有人气、越来越受欢迎。过一个有滋有味的文化端午,要有隆重的仪式感,通过“政府搭台”“市场唱戏”,搭好全民参与的大舞台,来一场男女老少总动员,在自编自演、自娱自乐中感受浓郁的文化氛围。尤其要重视年轻一代的审美情趣,让博大精深的端午文化得以丰富展示,切实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。

文旅结合,给端午过节赋予了全新的“打开方式”。当前,安庆旅游业火热滚烫,无论是景区游、乡村游,还是文博游、红色游,要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溢出效应,瞄准游客的所需所盼,打造有载体、有记忆、有特色的文旅项目“爆款”,切实提升游客的出行获得感。比如,在景区中开展包粽子、赛龙舟等比赛;又如,在生态乡村、文博场馆中推出制香囊、编彩绳等传统民俗文化体验项目……无论是老民俗还是新国潮,都可以玩出新花样、新时尚。

“互联网+”时代,端午“云”端过在安庆也渐成常态。用AR技术+故事串联的方式讲好端午故事,利用VR技术办场沉浸式晚会,通过微信群接龙方式赛龙舟……这些新玩法,打开了体验端午文化味的新视角,要继续利用新媒体、新载体、新技术,对端午文化内容进行再次开发,用更加生动直观的表达方式,让古典与现代融合、传统与时尚并存,推出更“潮”更萌的文创产品,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多层次、多样化、多方面的文化需求。



过好传统节日 守好“自己的文化”

孙维国

端午佳节将至,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。如何过好“我们自己的节日”,守好“自己的文化”,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传统文化如何被理解、传承和延续。

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化,往往面临一个现实问题:仪式感如何避免空心化,文化表达如何避免悬浮化。如果仅停留在舞台表演层面,节日容易成为一次性的观看体验;如果仅停留在消费场景层面,又容易滑向娱乐化与碎片化。

从春节的团圆守望,到端午的家国追思,再到中秋的月圆人和,“我们的节日”之所以打动人、凝聚人,关键在于其中沉淀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。端午本身就是一个兼具仪式性与生活性的节日。赛

龙舟、包粽子、挂艾草,本质上都是社区共同参与的文化行为。今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,某种程度上正是在重建这种共同参与的文化表达。

让节日走进生活、回到生活,是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。节日的生命力,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嵌入人们的日常参与、体验之中。生活是文化最深厚的土壤,最鲜活的载体,节日只有回到人们具体的生活场景中,才能在代际之间不断延续,在日常互动中持续传递,在真实体验中不断强化认同感。如果节日仅停留在展演、宣传或短暂体验层面,文化就容易被抽象化、符号化,进而削弱其持续影响力。让节日回到生活,本质上就是让文化

回到人的本身,让传统文化在生活的土壤中延续生长。

过好“我们的节日”,关键要让每一次参与、每一次体验、每一次活动,都真正走进生活、回到生活。过节不再停留于表层的仪式,而是在人与人、家庭与社会的互动中,把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、归属感、自豪感,不断唤醒、延续,最终转化为一种可感知、沉淀、传承的精神力量。守好“我们的文化”,关键在于守住那些看似寻常的生活习惯。一餐一饭的习俗延续,一句节日问候、一种节日礼仪、一段共同过节记忆,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,构成了文化最深的根系,也决定着文化能否在时代发展中永葆生机与活力。

跨域通办

让权利“就近”群众

王志高

近年来,随着安徽省大力推进“跨域通办”改革,安庆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立足基层实际,积极探索机制创新,打造特色服务场景,全力提升事项办结效率,真正实现“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。

(《安庆晚报》6月17日)

长期以来,县域治理存在一种“县城中心主义”。各类审批权限、数据资源、专业人力高度集中于县城,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往往只能接收材料、传传话,扮演“中转站”角色。群众办事,哪怕只是盖一个章、领一张证,也得往县城跑。乡镇离群众最近,却离权力较远;县城手握权力,却离群众最远。跨域通办要解决的,首先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这种空间与权力的错配。

安庆的探索之所以有突破,关键在于打破了层级壁垒。怀宁县把社保事项代收代办权放到马庙镇,望江县与乡镇签订授权委托书,设立“县乡联办窗口”。这意味着县级部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审批者,而是变成了后台支撑者;乡镇窗口也不再是简单的“传声筒”,而是拥有了实质办事权。数据跑路只是表象,权力下沉才是实质。没有县级部门的授权与信任,数据再快也只能是“看得见、办不了”。

当然,跨域通办不能止步于个案亮点。安庆已实现365个事项跨域通办,还有168个正在加速推进。这五百多个事项的背后,是五百多次部门利益的重新调整,是五百多套流程的重新梳理。从“进城办”到“就近办”,变的不仅是办事地点,更是政府内部的协作方式。它要求县级部门舍得放权,乡镇窗口接得住权,技术系统撑得起权。三者缺一不可,跨域通办就会卡在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把视野再放宽一些,安庆实践其实触及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命题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,不能只靠修路架桥缩短物理距离,更要靠制度创新消解权力距离。当乡镇真正具备办事能力,乡村就不再是公共服务的末梢和盲区,而是与县城同等重要的治理节点。这种“分布式”的治理格局,既减轻了县城的办事压力,也让群众在田间地头就能感受到政务温度。

说到底,便民加速度跑得快不快,不在于口号喊得多响,而在于权力沉得多深。数据多跑路是手段,群众少跑腿是结果,制度铺路才是根基。当更多地方能像安庆这样,把“县城中心主义”真正打破,让乡镇窗口有权办事、有能力办事,跨域通办才算跑出了名副其实的加速度。